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
第六十九回 顧煥章誤入于家務 譚逢春巧得美多姣

《游世歌》：這身心，要安泰，無憂無慮無罣礙。粗衣淡飯不妄求，竹籬茅舍權遮蓋。閒時誦讀書，適意湖山景一派。不攀援，不借債，不去追隨有何害？親朋疏失為家微，禮數不週因懈怠。交結往來平等友，彼此清涼彼此快。安分守己樂逍遙，自在自在真自在。話說張寶正在船艙之內看書，見從外面進來一人，手舉寶劍，照他就刺。靜江太歲張寶急抬頭，瞧見此人，認得他是顧煥章。這且不言。書中交待，那顧煥章自從在大江之中與群賊交手，見賊兵眾多，寡不敵眾，擺太阿劍殺死無數的賊兵。顧煥章見賊稍散，急翻身冒出水來，睜眼一瞧，不見那只兵船，見賊人大隊人馬順大江一直往正南去了。顧煥章料想這些朋友定是被賊人捉去，有心要追趕去，又怕賊人勢大，自己一人無精打彩的往下浮著水，走了有七八里路，進了路東的一座山口。走了不遠，靠南邊山坡之下有一隻小舟。顧煥章想要到小船上歇息歇息，來至臨近，一扶船頭躍上船去。見船上有兩個伙計，說：「朋友，你上我們船做什麼？」顧煥章說：「吾浮水浮的力盡筋乏，借此舟暫時歇息歇息。」那個伙計說：「你姓什麼？你從哪裡來？」顧煥章說：「我乃無名氏，從雙寶鎮來。」只見從艙內出來一人，年有三旬以外，身穿月白布褲褂，一雙草鞋；容長臉面，兩道箭眉，一雙圓眼，尖鼻子，菱角口，兩耳扇風；上船來拿眼上下瞧了瞧顧煥章幾眼，說：「這位朋友從哪裡來呀？在大江之中，會這麼大水性！到我們小山莊歇息歇息去吧，此處怕有風暴。」顧煥章聽這個人說話很和氣，說：「管船的，你把我帶到你們山莊去，不知離此有多遠路？」那人用手一指，說：「你跟我下船，順山坡往南不遠，就是我們的山莊。」

顧煥章想要到山莊去歇息歇息，緩過這口氣來，再上大竹子山，找賊人替朋友報仇，那個人帶顧煥章走了兩個山彎，見眼前樹木森森，有一所牆院。及至臨近一看，是坐北向南的大門，裡面畫閣雕樑，斜稜轉角。這人到了大門首，說：「你在此少待，我去回稟我家主人去。」顧煥章在門口站不多時，只見使船的那個小伙計出來，說：「你跟我進來吧。」顧煥章同他進了大門，往北走了不遠，一直往西，由西邊往北一拐，進了二道重門。但則見裡面上房五間，東西配房各三間。顧煥章心中說：「大江山島之中也有這樣的人家。」裡面房屋甚是寬大。小童兒手打簾櫳，顧煥章進到上房屋中一看，靠北牆是條案，條案前是一張八仙桌子，兩旁各有椅子。顧煥章在東邊椅兒上落座。小童兒獻上茶來。顧煥章喝了兩杯茶，問：「你家主人姓什麼？叫什麼？怎麼還不出來？」小童兒說：「我家主人上了點年歲，耳又聾，眼又花，不能辦事。客人在此少待，我家主人這就出來。」不多時，給顧煥章擺上酒席，說：「你自己吃吧，我家主人午眠未醒，不能奉陪。」顧煥章喝了幾杯酒，一瞧菜蔬，都是大江中鮮魚，倒是全都可吃。顧煥章自斟自飲，喝了有十幾杯酒，覺得頭昏眼暈，迷迷糊糊，心中明白，想是中了人家蒙汗藥酒啦，如醉似癡，身不由自主。忽見簾櫳一起，進來一人，笑嘻嘻的用手一指，說：「顧煥章，你也有今日！」顧煥章仔細一瞧，此人原來是先前作過淮陽道的任永春，他是對頭仇人。二人一見面，顧煥章想要站起身來與他動手，奈四肢無力，不能動轉。見任永春在他眼前用手點指，說：「顧煥章，我把你解到大竹子山那裡慶功。來人哪！把他給我捆上！」進來了七八個人，把顧煥章牢牢捆二臂。任永春吩咐：「把殘席撤去！」又把家人德福叫上來說：「這件功勞是你立的。你把顧煥章帶進來的，賞你五十兩紋銀。」德福說：「我在船上瞧他就像顧煥章。想當初我跟著會總爺打黃河之時，我就見過他。今日把他拿住，送到大竹子山，也算是一件大功。」任永春說：「我有兩個姪子，全喪在大清營敵人之手，一個是白面太歲任鳳春，一個是太平會總任鳳奴。我這兩個姪兒都是頗慣敵戰的英雄，我這兩個姪兒死的甚是可惜！今日我拿住顧煥章，替我兩個姪兒報仇雪恨！」德福說：「會總爺別在這裡殺他，還是送在大竹子山殺他為是。」任永春正在猶疑不定之際，忽見從外面進來一人，說：「任伯父一向可好！小姪譚逢春來也。」任永春一瞧，原來是玉面郎君神偷譚逢春，說：「你打哪裡來？」譚逢春說：「我與你老人家借幾間房子住。我帶了一個人來，是我未過門之妻鄧芸娘，他全家被害，無處投奔，特意跟我前來暫住幾日，再為打算。」

書中交待，譚逢春在隱善莊同鄧芸娘打算要刺殺於占鼇，未得下手，同鄧芸娘到了鄧家莊，把他哥哥死屍成殮起來，同鄧芸娘來至後院，有春蘭、春梅兩個丫頭伺候，說：「喲！姑娘你回來了？我們兩個人甚不放心！」鄧芸娘一點手，把譚逢春拉到屋裡去，二人落座。譚逢春一瞧桌上兩個菜碟、兩個酒盅、兩雙筷子，桌上有乾鮮果品，冷葷熱炒等殘菜。譚逢春說：「妹妹，你與誰喝酒來著？」鄧芸娘說：「我自己在這喝酒來著，有個丫頭陪著我。」譚逢春他本來心中就思念鄧芸娘哪，今見鄧芸娘讓他喝酒，他是心滿意足，在燈光之下偷瞧鄧芸娘，真是千姣百媚，果然萬種風流，黑漆漆的頭髮，白生生的臉膛，發亮如鏡，貌可充饑。這一部《永慶升平》婦人女子之中，就讓鄧芸娘屬為第一，說他貌可充饑，言其他長的相貌真好，人要見了他一面，連飯都忘了吃哪。今日譚逢春在燈下兩眼發直，目不轉睛看那鄧芸娘。這鄧芸娘又慢閃秋波，呆斜杏眼，故意的賣弄張狂，引動於他。見譚逢春正是風流少年，人品俊秀，說：「譚二哥，你今年青春幾何？家中嫂嫂長得可好？是比二哥年歲大？是比二哥小？」譚逢春說：「妹妹，我還沒有成家呢。正想要說一個年歲相當的，老未得遇其佳人。」鄧芸娘說：「二哥，你要什麼樣人才？待我去給你說去。」譚逢春微笑，說：「就像妹妹你這個樣的。」鄧芸娘一聽此言，不禁一笑，臉微一發紅，斜瞧了譚逢春一眼，說：「你不要嫌棄我容顏甚醜，咱們兩個人作為天長地久的夫妻。按理可沒這說的。」譚逢春說：「妹妹，甚好。自從那一年我見你一面，我時時刻刻記念在心。今天蒙賢妹的美意，趁此今夜良宵，佳期美景，你我共入羅幃，成其那件好事。」鄧芸娘吩咐丫頭把殘席撤去，收拾好了臥居。正是：攜手攬腕入羅幃，含羞帶笑把燈吹。

金針刺破桃花蕊，不敢高聲暗皺眉。

二人鸞顛鳳倒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天明，聽見小竹子山號炮驚天，殺聲震地。譚逢春說：「此處正衝行兵的大路，在此不能久呆，你我快些走吧。」鄧芸娘把家財散給眾人，同譚逢春起身，打算要投奔安南莊鎮海蛟龍安天福，是譚逢春的師傅。安天福乃是天地會八卦教的頭目。走在半路之上，譚逢春一想：「要往那裡去，怕有不便。莫若我投奔青蓮島我任伯父那裡去。」想罷，與鄧芸娘商議說：「賢妹，你同我到青蓮島，你意下如何？」鄧芸娘說：「你上哪裡去，我跟你上哪裡去。」譚逢春主意已定，到了大江渡口，二人僱了一隻船，順大江，這一日到了青蓮島。船隻靠岸，鄧芸娘同譚逢春二人下了船，來至任永春門首。家人回稟進去，譚逢春到裡面，一見任會總正要把顧煥章結果性命。譚逢春說：「老伯父一向可好？小姪男特意前來拜訪。」任永春說：「先把顧煥章搭在空房之內，派家人看守。」說：「譚賢姪，你從哪裡來？」譚逢春說：「小姪男從鄧家莊來，前來拜望伯父，還求你借我幾間房子，我要在這裡寄居。」任永春說：「我這西院有的是閒房，你自己去看。」譚逢春出去把鄧芸娘帶進來，拜見任永春。這任永春一見鄧芸娘長的是千姣百媚，萬種風流，叫家人把西院收拾乾淨，叫譚逢春在那里居住。譚逢春出來道過謝。任永春吩咐擺酒與譚逢春接風揮塵。家人擺上酒菜，二人落座吃酒。